

賭史

(一) 繫洋客

香港故掌

據香港賭務處報告，截至今年三月底止，一年來破獲賭案之六九宗，拘捕賭徒一，八九人，經法庭判決罪名成立的一，六八二人，罰款五十四元。據警察方面的意見，一九零元。據警察方面的意見，

警方雖然這樣努力去掃蕩堵窟，捕捉賭徒，可是香港的賭風依然不能撲滅，其原因可能是在於現行罰則過於寬大，為了遏止賭禍，在勢必須取消「金作贖刑」這些條文，經用電典。據聞警察方面已進行要求立法當局修改法却，授職警察裁罰不許賭徒將金腰刑了。

回憶一八四四年已經公佈賭博條例，不許居民開賭，二十多年縣屬厲禁。可是，在二十三年後的一八六七年，忽然招商承辦，公開弛禁，因之，賭商明開攤館。好像澳門的情形一樣。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當奴，賭博條例並未廢止，但他以為一方面適應當時施行的維持社會風化條例而招商承辦明開賭館，一方面却依據賭博條例查禁私賭，以爲兩件事一起執行，並無不合，但實際上是違背了文明法律，無論如何要不得，因之，英國政府由殖民部指令香港政府在一八七二年實行撤銷招商承辦辦法，禁絕大小賭博，不許賭博存在。

不過，當局對於賭博之查禁雖然十分嚴厲，可是，市上賭徒都轉向地下活動，秘密賭窟時有發生。當局爲了這個，曾經把賭博條例加以修正，加重對犯罪的懲罰，使大家懷着一顆畏懼之心，不敢隨便開賭。那時是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一年第一次修改，嚴禁取締，但是，市上的香港賭徒仍然禁不了，賭館林立，香港盛行，原來是「有恃無恐」。

一七九、一八〇

賭史

(二) 繫洋客

香港故掌

因為賭徒雖然在地下活動，仍然要向醫界中人賣弄手段，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錢。從警員到警局和法院的下層工役，都用錢。這樣，什麼法律就都敵不住錢，而賭徒們就能夠安然在地下活動而不須扭心警察會給人揭破的。

一八五五年五月五日，有一個中國籍的警署職員，向警察司梅氏告密，說警署里某雜役接受賭館的黑錢，而賭館包庇者之一，政府當局得到這個情報，馬上委出總參謀官高爾和負責查辦，結果，根據綿密，把有關賭館破獲，並捕獲賭徒，賭徒並承認向警署，裁判署和高等法院的雜役用錢，在賭館的賭簿上，也會出支付這一筆黑錢的賬目，不過沒有寫下給與某人的姓名而已。在開賭的時候，賭徒忽然否認對任何機關人員支付不正當的錢，雖然如此，但賭徒開賭的罪名成立，

在賭館抄封，賭徒入獄。至于被控收取賭館黑錢的四個人，就在五月二十五日那天解往高等法院開審，四個人都不認有罪，總檢察官也因爲四人沒有充分的罪證，按例不能够入人以罪，因而撤銷控告的進行，四個人無罪釋。

第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英警凌道甫被控於高等法院，罪名是接受黑錢，釋放賭犯。被告人承認這是當時的一種習慣，凡是能够交出十元或五元的賭徒，都可以釋放，無須解案決辦。按察司認為罪名成立，判凌道甫有期徒刑一年。這是當時比較重大的案子，轟動一時的，至於其他小案，類乎這樣的，也有若干起。

一七九、一八〇

賭史

(三) 繫洋客

香港故掌

在凌道甫受賄一案進行之中，有一個小小插曲。現在的警察，每個人的制服領上，都有一个號數，一個亞利伯的號數。他們的同僚中，大家稱呼着的號數，也就是這領上的號數，這幾個數字，是拿青銅鑄成的，而刻在領上的，人們一望而知這是第幾號警察這個制度的起源。是由於一八五六年總檢察官安斯德的建舉而爲按察司曉吾所同意，叫警察司葛量比始創的。因爲當時警員有接受賭徒金錢擅把賭徒釋放的船票，如要擰滅賭風，先要肅清貪污，如要肅清食污，必須使人對警員易於認識！以便任發，因而在英堅凌道甫一案審訊當中，提出了警察制服領上加上號數的辦法。

不過，警察方面施行這一個辦法，未嘗不對，而且未嘗沒有效果，可是，賭徒的地下活動，並不因此而有所減少，而且，變本加厲，警察雖然日有破獲，但無法禁絕，這在當局看來，不免大呼頭痛。然而，賭博這宗事情，對於社會總有影響，不能因爲沒有完善的方法想出來而不去想辦法的。

因爲當局要想辦法，最後就想出了「開賭」這一個決策來。這實在是矛盾，我們正要消滅賭博，禁之惟恐不及，何以反轉爲開賭呢？開賭何以是消滅賭博的辦法呢？說來話長，當局者也有他們一大串理由的，據法律史實紀下來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八六七年五月廿二日，立法局會議，議會，因為賭博蔓延，影響社會，特提出討論，研究有效辦法，總督麥當奴說：「禁賭條例不須重罰，試須嚴格執行，並頒布辦理，毫無成績，這不是法律本身的事，而在於人爲。」未完

賭史

(四) 繫洋客

香港故事

因為警察辦理不善，執行不力，而居民又歡喜賭博這個玩意，負責人員又有貪污的行為，法律是死的東西，便不能作有效的制裁。域陀建議。既然形勢禁，不如專禁於征。

麥當奴也表示。雖然不曉得英國政府對於這一野鷺的意見怎樣，可是，對於賭博能够加以有效的管理，相信總比無效的禁止為好。經過這一次討論之後，到同年七月一日就施行了一部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其中第十八條就規定了賭博的措施，授權總督隨時制定規則禁絕賭博，或採取有效方法予以管理。和這部條例實行同時出現的，是分布大道中荷李活道，機利文街，西營盤，愛丁各區的十二間番攤館，每天七午六點至九點開館到深夜才關門，開始，到館賭博的，祇是中國人，不久，外國人也參加這種玩意，一時門庭若市，營業十分發達，除掉這領牌公開營業的十二間之外，還有黑市番攤館分佈在較為僻靜的地區，雖然常常被警察破壞，可是還沒有辦決禁絕。

當時香港政府這種措施，引起中西人士反對，首先本港有華人牧師及其他開人入稟政府，提出反對的意見，後來，西商會也要求立即禁止。英國方面國會議員丁敦也提出指摘，反對之聲到處都可以聽到。香港政府對於這些的答覆是：香港開賭是想統制非法賭博，和防範警察的不良份子勒收黑錢，此外政府還可以增加十萬元的稅收，而且，辦理以來，不曾有過妨害公眾利益的表現。港政府雖然這樣聲明，可是正按察司也指出來犯賭的人增加了若干，是真憑實據。

十七、九、十六

賭史

(五) 繫洋客

香港故事

反對的雖然反對，當時香港政府依然維持現狀，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二日再招商競投，結果由賭商何錦南行名義投得，每月出餉一萬五千八百元，和一八七零年比較，每月增加二千五百元之多。

在這一年里，香港居民，西商會，先後向殖民部請求馬上禁絕賭博，可是大家望眼欲穿，還得不到當局的答復。當任總督麥當奴，在一八七零年四月就請假回國，大概順道會跟殖民地當局商討這一個問題，在總督方面是希望繼續執行賭博的計劃，但殖民部當局看到各方面的反對行動，空氣頗劣，而且不管在任何的理由之下，開賭都是不對的，不同意香港政府開賭計劃之繼續。因此，麥當奴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假滿回來，一八七二年一月十三日香港政府就突然下令禁絕賭博了。

輔政司柯七旬在一月卅日有一張布告發表，寫着：「輔政司柯，為布告事：案奉總督令開禁賭博。查本港地方，前經政府核准承商領牌開設賭館，其目的為防止警察累贓，及制裁盜匪，免使滋蔓，四年以來，著有成效。外商從盜竊，宇財物之事，漸減，私賭亦久經絕迹，近來地方治安，社會秩序均大有進步，故由本月二十日起，所有開賭牌照，一律宣告取銷，嗣後本港九龍及所屬鄉村地方，一切大小賭博，悉行嚴密查禁，督憲現正鑑商善法，務將所有賭博，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再者，總登記官及警察司有制止及緝拿賭博全權，並將加強偵探，嚴密查緝，違者拘罰不貸，凡汝人民毋復嘗試。」

亦不能受其保護。本港華人神商，對於政府禁賭措施，尤須極力贊助，互相勸勉。至業主方面，租賃房舍而有賭博犯罪之所為，科罰賭徒，業主應並首沮。各區街坊值理，商號司理，亦須責成，店號夥伴，嚴密防範，不得有開賭聚賭情形，尤應慎切勸諭，犯決必懲，毋得嘗試，否則撤革或予監禁。示文內所謂賭博，包括一切圍姓，白鈔票，花會，及其他有彩之賭博，各官吏遵毋違，特示。一八七二年一月三十日示。

香港政府採取禁賭措施以後，賭博的風氣，逐漸消散，到同年四月廿四日新任香港總督堅尼地試職以後，更為努力，一方面禁絕賭博，一方面整飭警察風紀，執行得甚為認真，一直維持了十多年。直至一八八六年，地下賭博才復活起來，到成都有這種賭檯，原因又是有人從中包庇。

據報載，一八八六年七月，有一部分中國警察，按月向賭徒們收取黑錢，因為不滿意，賭徒們增加數字，鬧到快要決裂的時候，賭徒們先齊制人，一面向收黑錢的警察取拖延辦法，一面向主管機關告密，警察司譚斯德馬上派員查究，曉得八月一日那天是賭場發給黑錢的日期，警察中的不良分子會一個一個到賭場收銀，於是在太平山街賭場左右埋伏大隊警察，等待捕捉，沒有多久，果然看到警察閃人賭場，每一個進去之後就扣留起來。

十七、九、二十一

賭史(七) 驚洋客



在一個短短的時間。一連

捕捉了五十三個警察，馬上扭解回署訊辦，可是因為人雖然在賭館抓到，證據並不十分充足，因而不能够交法庭究辦，但，這五十三個警察，終於爲警察司一律撤差。

在這以後的十年間，常局一貫的執行嚴禁賭

博的命令，但是，賭博機檻依然有人包庇，能够

在地下生存，雖然間有破壞，但仍沒有影響，到一八九七年才破壞一宗牽連極大的大規模賭窟。

當時，上環方面的東街，西街，四方街，長興街，華埠等處，開設了許多雜館，從荷里活道的文武廟到大地，從上環大馬路水坑口到大口，滿佈招賭人員，一到傍晚時分，就公開

向來往行人兜擋，到這賭館的街口，再有招待員引導到雜館，到了雜館，再有招待員引進里面。

他們的總機關設在東街，能够和四面八方呼應。因爲開賭館的人是一個有勢力的人，擁有雄厚的資本，除了高級官員，其餘有關機關的一部份務員，英印華各籍警察，都有若干部分給他們收買起來，因此，賭徒們得以橫行無忌，公然活動。

當時警察方面有一個情報人員叫做鄭安的，探到了這個大規模賭博機檻的內幕，因而向警察司提出報告。當時是維多利亞女王登位六十年慶典，英京舉行盛大慶祝，香港的主要警員，都奉命回國，參加大會操。如果一部份重要警員和賭徒勾連，在這一時期，定然不能够和賭徒嚴密接觸，賭徒的消息定然不甚靈通，實在是個捕賭徒及有關人物的一個最好機會。

一九〇一

未完

賭史(八) 驚洋客



警察司看準了這個機會，在六月卅一那天，暗裏召集各區警察，秘密出發，因爲擒賊先擒王，首先包圍賭徒在東街設立的總機關，跟着，就是把東街西街華里長興街四方街各處，全數搗破抄封。

因爲賭徒消息隔膜，果然料不到警察方面有此一着，首腦們及其爪牙都一網成擒，無法逃遁。

警官在東街總機關搜出賭客典質下的金銀珠鑽首飾一大批，後來在這一大批押物裏發現許多屬於賊頭，因爲賊頭們搶劫得來的東西，不容易「出賣」，唯一的辦法是拿往雜館使用，一方面賭頭開一條出路，一方面乘機碰碰運氣，何樂而不爲？因而，這個賭徒總機關就變成半富押貨錢的性質，收藏了大批金銀珠鑽了。

賭徒總機關裏又有一個極爲秘密的所在，警察在細心查察之下，發現樓上有一處是夾壁，設法把牠弄開之後，發現有幾種簿冊在內，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件，牠簡直是本來的主要關鍵，因為那種簿冊上面，完全紙載收受黑錢人物的姓名和職銜，拿到了這樣，就能够「按圖索驥」，把有關人物一網打盡。據警察根據這簿冊紀錄，查出這個龐大的賭博組織，已經有悠久的歷史，首腦是個有力者，警察方面祇觀察司和總辦事處，英醫目菲爾斯，賀爾德，共有西警十四人，印度三十八人，華警和通譯員七十六人，裁判署法官三十八人，華醫和通譯員七十六人，裁判署給事處停職的有華籍書記兩人。總登記官署給事處停職的有華籍書記柯斯文，通譯員呂斯，登記員華籍書記葉百喜，李朗波，鄒芝，容根，王俊，有首席書記柯斯文，通譯員呂斯，登記員華籍書記葉百喜，李朗波，鄒芝，容根，王俊，也有從容賭徒活動的跡象。因爲各方面都負責爲賭徒包庇，賭徒們便得以爲所欲爲，橫行無忌了。

賭史(九) 驚洋客



這一大賭局揭開以後，關當局對於有關人物，都嚴厲執行律辦，分爲兩方面處理，一方面是以重懲賭的人，另一方面則以長期監禁的刑罰，主腦人物就驅逐出境，不許再在香港人。

芝爾有期徒刑半年。在這一件案結果了沒有多久，這一件案子的告發人鄭安，到廣州去，不料就在這一個日子，在廣州給兇徒害死，他的屍首，給兇徒拋在珠江裏，死狀甚慘。一般人對於這一謀殺案的推測，認爲事出有因，十之八九是跟這一次大賭案給破獲有關。

至於貪污方面，除了維芝爾坐牢之外，警察方面給撤職的有名英籍辦事處嘉，斯坦敦，昆斯頓，英醫目菲爾斯，賀爾德，共有西警十四人，印度警三十八人，華警和通譯員七十六人，裁判署法官七十六人，華醫和通譯員七十六人，裁判署給事處停職的有華籍書記兩人。總登記官署給事處停職的有華籍書記柯斯文，通譯員呂斯，登記員華籍書記葉百喜，李朗波，鄒芝，容根，王俊，有首席書記柯斯文，通譯員呂斯，登記員華籍書記葉百喜，李朗波，鄒芝，容根，王俊，也有從容賭徒活動的跡象。因爲各方面都負責爲賭徒包庇，賭徒們便得以爲所欲爲，橫行無忌了。

一九〇一